

徐霞客笔下的普湖

□ 李树华

“普湖”这一名称的由来，和水利有关。传说明代普姓为官，在此建有水坝，当地人称为“湖”，故名。史载，唐代，普湖置河西县，属宗州。元设法龙驿，明代改称普湖驿。新中国成立后，祥云县针对普湖“穷在水上，根在林上”的实际，举全县之力，兴修普湖水车，推广植树造林，使这个距祥云县城60公里的彝族聚居山区成为生态宜居的绿美家园。

明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十二月十五这天，一个50多岁的老人和两个随从(雇请的挑夫)一路向西，悄然来到大理府祥云县(今祥云)的普湖驿。

普湖驿是徐霞客当年进入滇西“东大门”祥云县的必经之路。徐霞客到达普湖驿时，普湖驿只是明政府在祥云县设置的一座官方驿站。今天，地处山区的普湖镇，已进入了高速、高铁时代。广大铁路、高速铁路、楚大高速公路、320国道贯穿境内，实现了村村通公路，全镇村组公路里程达到512公里，外面的世界变得不再遥远。

徐霞客当年经过普湖驿时，很可能没有使用普湖驿的驿马。因为鉴于元朝驿站混乱的教训，明政府一开始就严格对某些特权者进行了限制。规定“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意即不是国家与军事大事，一律不许滥用驿马或动用驿站的邮递设施。1393年颁布的《应合给驿条例》规定，加上附加条件共12条，限定了符合用驿马驿船条件的人员，其

他人一律不得“擅自乘传船马”，违者将会受到重罚。

明政府十分重视边疆的驿站建设，整顿和恢复了全国的驿站，把元朝的“站”改为“驿”。不仅在云贵高原开辟驿路，还在主要道路上设置了驿站。徐霞客在游历云南的名山大川时，除了利用邮驿传递书信，还可在驿站食宿。无处不在的“驿”，对他的行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帮助。

在普湖地区建水库，把群山之间哗哗流淌的水引到下川坝子，是祥云几代人的梦想。当年的徐霞客绝不会想到，在他离开300多年后，群山连绵、沟河纵横的干旱山区普湖，在祥云县率先揭开了普湖水车大会战的高潮。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来自祥云各地的民工，携家带口，纷纷来到水库工地，土法上马，夜以继日地展开了持续几年的水库大会战。

如今的普湖水车，经过20年前除险加固工程的治理，能够蓄水2000多万立方米，灌溉面积达到近5万亩，成为一座运行安全、灌溉防洪效益明显，具有旅游生态功能的综合水库，是云南驿坝子的重要灌溉水源。为给自己烦躁的心灵来一次放松，普湖水车近年来已成为许多城里人双休日的好去处。

除了修水库解决生产用水，普湖山区的群众还因地制宜，建起了454个小海塘和10890个小水窖，家家户户用上了自来水。

博览群书，钟情于地经图志的徐霞客，少年即立下了“大丈夫当朝碧海而

暮苍梧”的旅行大志，一旦远行，他的脚步就不会停下。来到姚安府地界时，由于患了病的顾仆身体虚弱，才不得不耽误了些日子。直到半个月后，徐霞客才跨过当地主要河流普昌河，来到云南县的普湖地界。

腊月的寒风是云南普湖送给徐霞客的第一件“礼物”。疲惫不堪的徐霞客在匆忙写完当天的日记后，便在无边的黑夜中沉睡过去。徐霞客经过普湖时，天峰山道教活动的“老君圣诞会”正在民间兴起，而且在民间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农历二月十五这天，来自大理、楚雄的数万各民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来到天峰山，齐聚一堂，载歌载舞，唱歌跳舞做买卖。乾隆五十七年立于天峰山的碑文记载：“每逢二月十五，四方民众蜂拥蚁附，云集天都，吹笙鼓舞，夷人尽欢腾之，歌尚存上古之淳风”。2017年6月，天峰山歌会公布为云南省第四批(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歌会所在地在2018年6月被命名为大理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生活笔记

一座充满书香气的小城

□ 陆向荣

人间万般烟火气，最是书香能致远。我的故乡巍山古城，就是一座充满书香气的小城。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巍山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人才辈出，明清期间的巍山共出了23个进士、250个举人，并在乾隆年间被特别御封为“文献名邦”。历代以来，这里读书之风盛行，如今巍山古城内就保留着文庙、文华书院、南社学、北社学、崇正书院等多处过去文人求学做学问的地方，部分书院的历史已达500多年。

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了书香气的小城，我从小就喜欢上了读书，而读书也改变了我的命运。

其实在童年时代那个连温饱都还未解决的年代，读书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奢侈，可自幼受了父亲熏陶的我又特别爱读书，无论什么时候都爱带上一本书相伴。从小我就爱上了读书，而读书也改变了我的命运。

看的书多了，眼界宽了，心里也有了想法，我就把生活学习中觉得有意思的事和有趣的人，用手中的笔记录下来。在中华中学读初中时，我就在当时的《巍山文学报》上发表小诗，同时也成了校园广播站的一名小编辑，尽管那时还不知道当时的中华中学就是巍山著名的社学书院文华书院的旧址，但学校浓郁的读书氛围让我的初中生涯过得特别充实。

如今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的中华中学已实施了整体搬迁，文华书院也被列为了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科学活态利用，将书院分为“书香”“书友”“书鸣”三大主题进行改造，除了购书看书，还通过读书会、展览、参观、体验等形式，体现传统书院在新时期的新内涵。

中专毕业后，由于自己喜欢读书写作，我很幸运地被调到了巍山报社，我在

做好新闻宣传的同时，主要负责副刊的编辑。也就是在那时，我认识了许多写作上的同路人，也是在他们的影响和帮助下，使自己的写作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先后在《人民文学》《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等媒体上发表文学作品300多篇，并获得了云南省首届十佳读书青年、云南新闻奖一等奖等多个殊荣。

随着社会的进步，读书不再是一件困难的事，巍山古城的书香味也越来越浓。巍山图书馆总馆馆藏图书10万余册，年订购报刊200多种，同时投资300万元的智慧图书馆建设项目，在蒙阳公园总馆和文华书院广场分别建成了两个大理州首家城市书房，设置了自助办证机和自助借还书机，集智能无人值守和24小时服务为一体，读者或游客用身份证、借书证或人脸识别均可进入书房，可自助办证借还图书，可坐下来阅读学习或休息小憩，全天候服务，永不打烊。

已有500多年历史的崇正书院也进行了修缮，如今，一个极具乡土民族特色、当代人文理想、巍山地域风貌和创新文旅理念的精神文化地标——先贤巍山崇正书院展现在人们眼前，成为巍山居民和外地游客感受文化与创意交融魅力的又一“打卡点”。我也先后在里面参与过故园此声诗歌音乐会、“风吟舞歌”古城诗歌音乐会，得以与丹增、于坚、韩东、莫西子诗等众多名家大家面对面交流。

平日里，我也经常参加巍山县众多文学爱好者自发开展的读书活动，在道教名山巍宝山、草场的山地果园、西河道的半月阁，大家很随意地相聚在一起，通过交流读书心得，畅谈创作经验，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多年来，巍山县本土作者创作出版了《与鸟共舞》《山地的诗》《莲花时光》《方寸间》《心灵栖息》等作品集，许多人从普通读书爱好者变成了国家、省、州、县作协会员，不仅可以读名家的书，还可以读大家的书，自己的书。

“如果说阅读是一种发现，云南的魅力，不止在山水间，更在书香中。”

漫步大街小巷，转角便是书香。我想，巍山就是这样一座充满浓浓书香气的小城。

结缘在断山

□ 紫箫

与断山结缘，完全是因为一群叫做中华蜂的小生灵。

自从参加巍山县作家协会、巍山县一滴水爱心公益团队、大理邪龙文化传媒联合开展中华蜂认养助农活动数年以来，我便与这些可爱的小昆虫之间建立了一种剪不断的情分——我突然成了某一只蜂箱的“主人”，尽管我每次去断山，总是迷迷糊糊，在众多的蜂箱中寻寻觅觅，也找不到打着自己名字牌子的那一只蜂箱。其实，不只是我找不到自己的蜂箱，我的蜂群也未必能找得到我。它们只知以断山为家，起早贪黑，饮朝露，采花蜜，终日忙碌，不曾有过一刻清闲。

在它们的眼中，大约也只知道漫山的野坝蒿与映山红罢了。至于“认养”一事，完全是养蜂人与认养人之间的协议，在它们看来，根本是与它们不相干的。即便蜂儿们不认可，我与它们之间毕竟多了一种情分。虽然隔着山梁与坝子的永恒距离，我的心总会常常牵挂着它们。

断山的春天，开得最美的当数映山红，坡上坡下，道旁林间，一簇簇、一团团，红得如火如荼，像盛装的舞女，为断山增添了无限春色。除了映山红，还有一种叫做“红花”的野花，它们一起为蜜蜂们提供了丰富的蜜源。

当然，断山的主要蜜源，还是来自一种叫做野坝蒿的植物。它们密密丛丛地生长在断山的每一寸肌肤上，坡上坡下、

沟沟壑壑，小小的叶片，淡紫的穗状花絮，整株植株看起来不起眼，但却默默地散发着特殊的药香。那香气虽不似兰桂馥郁，却也沁人心脾。在我看来，野坝蒿就像是那些朴素的养蜂人一般，平凡质朴，却总能以独特的气质打动人心。野坝蒿全株皆可入药，取嫩茎枝叶晒干泡水喝，有止咳化痰、清热解暑之功效。

不得不说养蜂人颇有眼光，选择了断山这片资源丰富的山林作为养蜂场，少了一份四方迁徙的劳苦；中华蜂慧眼识“宝”，钟爱野坝蒿这一味药草；而野坝蒿慷慨奉献，毫不吝啬。人与蜂、蜂与蒿，高度默契，日复一日，共同酿造出这甘甜的蜜汁。

暮春，我们再次前往断山，只为了完成新一轮的认养，与新的蜂群重新结缘。人间四月芳菲尽，应是绿肥红瘦时。满坡的映山红已经过了花期，凋落一地，落花成冢，教人人生叹惋。闲坐零星的残红，再也撑不起断山的整个春天。

“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映山红开罢，小红花与野坝蒿即将渐次登场，山间四时，花开花谢，总有一种花会将漫长的花期融给了山林，献给蜜蜂。

走过草坪，穿过蕨类植物丛生的山坡，挨近蜂箱，便看到这些可爱的中华蜂们从蜂箱“门”爬出爬进，又飞去远方。它们终其一生都在忙碌，短暂的一生，不过数月，何曾有过一天的享受？它们飞过千万花树，不辞辛劳，只是为了酿造生活的甜蜜。采尽千朵花，始酿一滴蜜。

随手拍



竹编·兴趣

拍摄时间：2024年3月30日
拍摄地点：宾川县安居镇
作者：董黎霞

史海钩沉

铁血功果桥

□ 铜国富

功果桥，一座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不垮大桥，一座彪炳史册、功耀千秋的铁血大桥。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长驱直入，占领大半个中国。从东北到西南地区，所有对外交通被日本侵略者封锁，滇缅公路成为全国唯一对外通道。滇缅公路起于昆明，止于缅甸腊戍。公路在滇西崇山峻岭、悬崖绝壁间穿行，道路崎岖，弯急坡陡，横跨奔腾咆哮、浊浪排空的澜沧江、怒江两条大江。行进在滇缅公路，抬头仰望是青天一线，低头俯瞰是惊涛骇浪。人行走在路上都会小腿酥软，浑身发颤，开车更是提心吊胆，脊背发凉，稍有不慎就会车毁人亡。

滇缅公路开通后，日寇为了进一步孤立中国，打击中国，对滇缅公路进行狂轰滥炸，力图阻断中国抗日战争的生命线。日本侵略者破坏滇缅公路的重点就是轰炸滇缅公路的控制点澜沧江上的功果桥和怒江上的惠通桥。

功果桥原址在沧江汇入澜沧江入口以下数百米处，为钢索吊桥，桥面宽3米，可通过载重5吨的汽车，工程于1938年3月1日开工，6月9日正式通

车。此桥边有一个小村子，叫功果村，故大桥被称为“功果桥”。功果桥通车后不久，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国民政府交通部决定，在功果桥以上几百米沧江与澜沧江交汇处建设一座通行能力更高，载重更大的新桥梁，大桥于1939年3月开工，至1940年11月通车。为纪念飞机失事不幸遇难的交通部桥梁设计处处长钱昌淦先生，新建的大桥被命名为“昌淦桥”。昌淦桥的建成极大改善了滇缅公路的通行条件，提高了道路运输能力。

昌淦桥通车后，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封锁中国、侵略占领中国的目的，对昌淦桥、功果桥进行一轮又一轮的狂轰滥炸。从1940年10月开始至1941年2月，出动飞机数百架次，在狭小的范围投弹数千枚。最多的一次，日本侵略者同时出动飞机二十多架次，多次轰炸功果桥，把功果桥及功果村炸得弹痕累累，一片焦土。

在日本侵略者密集炮火的轰炸中，昌淦桥、功果桥被炸断。昌淦桥炸断后，百折不挠的中国人民利用汽油桶作浮桥，渡车过江。在采取汽油桶浮渡车辆的同时，加紧修复大桥。视死如归的中国人民夜以继日，连续作战，仅用两个多月的时间修复了昌淦桥，中国对外

的通道再次打通，再次打破了日本侵略者的意图。

功果桥被炸断后，没有再修复。由于功果桥、昌淦桥相距不远，紧临功果村，功果桥炸断后，人们习惯性地称昌淦桥为功果桥，一直沿袭至今，所以昌淦桥和功果桥在人们心中就是一座桥，就是那座英雄的钢索大桥。

为了保证功果桥(昌淦桥)免受日本鬼子骚扰，最大限度保护功果桥通行安全，当局决定在功果桥东边山头架设高射炮，打击来轰炸功果桥的日本飞机。云龙、永平两县迅速组织民工，苦战3个月，18公里的防空高射炮阵地如期建成。防空高射炮阵地建成后，发挥了重要作用，击落了数架日本来犯飞机，极大震慑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之后日本飞机不敢再贸然轰炸功果桥，功果桥得以畅通，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功果桥的修建使得滇缅公路在高山峡谷中畅通无阻，在日寇的狂轰滥炸中昼夜通行，各种抗日物资通过功果桥源源不断输送到抗日前线，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滇缅公路的修筑，功果桥的畅通，是多少中国人民“捐躯赴国难”，血洒疆场换来的，是中华儿女执着的、不畏牺牲的民族精神的

具体体现，是中国人民“一身报国有万死”的耿耿丹心的真实写照。

抗日战争胜利后，功果桥仍然屹立在波涛滚滚的澜沧江上。上世纪70年代，滇昆公路改线，不再经过云龙县，而功果桥一直保存下来，继续服务人民。2010年，国家能源建设需要，在功果村修建大型水电站，功果桥被整体原模原样搬迁至云龙县宝丰乡境内，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受到重点保护。目前在澜沧江上的功果桥属于新建大桥，大桥的建筑构造、跨度高度、通行能力远超原先的功果桥。今天的功果桥长虹卧波，车轮滚滚，为地区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岁月峥嵘，日月不居，功果桥风雨雨八十多年。功果桥的伟丰功绩荡气回肠，人人颂扬。功果桥的伟绩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人们淡忘，功果桥的名字深深烙印在人们心中，永远无法抹去。

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尽，烈士的血迹早已流过澜沧江，流入太平洋。当人们经过功果村，通过功果桥，抗日战争的画面，特别是修筑滇缅公路，抢修功果桥的画面，一帧帧、一幅幅，久久挥之不去，奋力抗战的画面永远定格在功果桥上。

大理美



雨后云龙桥

【通讯员 李灿美 摄】